

黑塞文集

纳尔齐斯 与歌尔德蒙

杨武能 译



Narziß und Goldmund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rmann Hesse
Narziß und Goldmund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 Suhrkamp 出版社授权
Copyright 1957 by Hermann Hesse. All Rights reserved
by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图字:09-1996-026号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德]赫尔曼·黑塞 著
杨武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5 字数 224,000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7-5327-2103-5/I·1238

定价:16.90 元

译 本 序

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 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著名德国小说家、诗人，作品受浪漫主义诗歌和心理分析学影响较大，喜欢用印象手法和象征手法来描写和分析他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被西方评论家称为“德国浪漫派最后的一个骑士”。关于黑塞的作品，西方文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专著和评论文章虽然不少，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于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兄弟，甚至也不高于同时代的另一位小说家里昂·孚希特万格。奇怪的现象是：黑塞的小说每经一次战争便风行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后，都曾出现黑塞热，迄至一九七七年共出了四十多种外文译本，研究的文章和专著也浩如烟海，使黑塞成为当今国际文坛上出版和研究得最多的作家之一，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说明黑塞的作品不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有自己的特色。

大家对卓别林的著名影片《摩登时代》中描写一个工人在生产流水线上的劳动情景有极为深刻的印象，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机械，象征着工业发达国家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人类精神世界的矛盾。同样，战争也会使人们异化，使人们，特别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一部分青年人，产生怀疑、迷茫的感觉，有的追求神秘主义、有的从宗教寻求精神寄托，有的崇尚极端个人主义而不

愿受任何约束，有的则逃避现实，主张归真反璞。在文艺上也相应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思潮和流派。读者反过来又从这些文艺作品中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因此，我们可以说，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考察黑塞的创作道路，我们便能对环绕他的作品的一些现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一、“魔术师的童年”

黑塞于一八七七年七月二日出生在德国南部施瓦本地区一个叫卡尔夫的小镇，父亲是基督教新教牧师，外祖父也是传教士，曾长期在印度传教，能讲多种印度方言。黑塞的母亲生于印度，也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因而黑塞自幼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下长大。同时，黑塞的家庭又具有一种国际的性质，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有外国血统，也可说黑塞本人也含有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血液。这使黑塞从小就接受比较广泛的文化和开放的思想，不仅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也有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古老文化的影响，这些对黑塞日后的文学创作，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自己的童年世界，黑塞在晚年所写的一篇童年回忆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这幢屋子里交错着许多世界的光芒。人们在这屋里祈祷和读《圣经》，研究和学习印度哲学，还演奏许多优美的音乐。这里有知道佛陀和老子的人，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度的客人，有外国的衣服和异国的香气，有皮和藤做的奇妙箱子，有外国语言的音调。这里给穷苦人供应吃食，节日常常举行庆祝，学问和童话同时并存。这里也有祖母，我们都有点害怕她，并且不

完全知道她，因为她说的不是德语，读的是法文《圣经》。这一个家庭的生活多采多姿，生活是丰富而有多种声音的旋律。这样美的家庭是我喜欢的，但是我希望的世界更美，我的梦想也更多。现实是从来不充足的，魔术是必要的。”①

在这篇名为《魔术师的童年》的回忆中，黑塞把自己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各种教育，加上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热爱和幻想，归结为一种对自己有巨大影响的无与伦比的魔力，因此他和一般男孩子不一样，并不热衷于成为一个探险家、猎人或者别的大人物，而喜欢成为一个魔术师。他的愿望有时是“让苹果在冬天生长”，有时是“用魔法使口袋里满贮金银”，有时是“使死人还阳”，而最主要的是“希望有法术使自己能够变化多端，会变成自己也认不出来的模样”，就好象让自己藏匿在隐身帽下一样。这么一来，他就能随心所欲地去从事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了。黑塞后来毕生从事的工作，就是他自己所谓魔术师的工作，他自述道：“我屡次试验把自己消失在作品背后，我改名和用笔名。……我回顾自己一辈子的愿望都是受着魔力的支配。这种愿望随时变化，总是取自外界而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当我渐渐努力以赴时，不但事物有了变化，连我自己也变了。我的种种努力，时常使得知者也不知，这也许是我一生历史最正确的内容。”②

在黑塞的创作实践中，情况也正是这样。在他晚年所写的另一篇回忆青少年时代的《我的传略》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描述：“我的诗歌经常被人误认为缺少对现实的普遍尊敬，我画的图画中，树有脸，屋子在笑，在跳舞，或者在哭，但那树是梨或栗，却大

① 引自联邦德国苏尔卡普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赫尔曼·黑塞全集》第6卷，第378—379页。下面简称《黑塞全集》。

② 引自《黑塞全集》第6卷，第373页。

都分辨不清。我愿意接受这种责备。我承认自己的生活也很象是一个童话，我总是感到而且也看到外界和我内部是密切关联和协调的，我把它称之为有魔力的。”① 黑塞并把这样的效果解释为艺术家的艺术高于现实的必然结果。他说：“我觉得现实并没有充分注意的必要，因为现实自身就够麻烦的了，而且永远是客观存在，却要求我们注意和思虑所要求的包含更美好和更必要的事物。人们生活于现实中永远不可能满足，如同人们不可能崇拜和尊敬现实一般，因为现实是一种偶然性，是生命的垃圾。对于这种可怜的、令人失望和荒芜的现实，人们除了否定之外，别无选择。而同时，我们表现出我们自己比现实更强有力。”②

青年时代的黑塞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正是以描写人们对于高于现实的理想世界的追求的小说《彼得·卡门青特》(1904)而闻名于世，并由此开创了一辈子他自己所谓的魔术生涯的。

二、生平和著作

黑塞“从十三岁时就明白自己要就是成为诗人，要就是什么都不是”。但是，严格的父母要求这个自幼便显示出艺术天分的孩子学习神学。一八九一年，黑塞被迫进入毛尔布伦修道院，他勉强自己学习希伯莱语，并且服从一切规章和约束，但是过了

① 引自《黑塞全集》第6卷，第406页。

② 引自《黑塞全集》第6卷，第405页。

一年，黑塞便不堪忍受这种摧残青年人身心的经院教育，逃了出来。他还曾企图自杀，使父母不得不顺从他本人的意旨，让他自由发展。从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这一段独立谋生时期，黑塞当过学徒工、书店的小伙计等，他一面尝试着从事各种职业，一面大量阅读德国和外国的书籍，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黑塞后来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早在十五岁那年，当我无学校可去时，我就一心一意顽强地自修。我很幸运，在我父亲的屋子里，有我祖父的丰富的藏书，整整一座大厅里全是古老的书籍，除了其它书籍之外，收藏着完整的十八世纪德国文学和哲学书籍。在我十六岁和二十岁期间，不仅用许多纸张写满了我最初的诗歌习作，而且在那几年中几乎读完了一半的世界文学，还发奋研究艺术史、语言学和哲学，较之正规课堂学习收获更大。”^①

后来的黑塞研究家们认为，黑塞一生总是越来越深地沉浸于远离生活的梦幻王国之中，这和黑塞这一段学习时期所汲取的精神文化是分不开的。对黑塞日后影响巨大的作家是：歌德、诺伐利斯、让·保尔、梯克、荷尔德林和艾兴多夫等人，尼采、叔本华、吉尔克郭德则是他所喜爱的哲学家，而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都是黑塞崇拜的东方哲人。这一系列精神偶像逐渐帮助黑塞构成了黑塞的美学世界观，这种美学观点就是黑塞日后许多著作的思想背景。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从一八九八年黑塞自费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浪漫主义之歌》起，迄至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黑塞逝世后出版的晚年诗集《一根断枝的呻吟》，那整整数十本黑塞著作中都洋溢着一种黑塞特有的精神气氛，他那逃避

^① 引自《黑塞全集》第6卷，第395—396页。

现实、提倡归真反璞、从宗教、哲学中寻找精神解放的思想特点，再加上从精神和心理领域来描写和分析他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特点，使读者头脑中形成了“德国浪漫派最后的一个骑士”的鲜明形象。

黑塞一生的经历很简单。学徒年代结束后不久，早在一九〇四年，黑塞第一部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特》问世，在德国引起轰动，获得包恩费尔德奖金，奠定了他新进作家的地位，也使黑塞从此成为专业作家。同年，黑塞和钢琴家玛丽亚·贝诺利结婚，移居波登湖畔的一座小村子，潜心写作达八年之久，直至动荡的欧洲局势惊破了黑塞的田园梦。一九一二年黑塞携全家迁居瑞士，住在伯尔尼一个朋友的故居，一九一九年又移居蒙太格诺拉，一九二三年入瑞士籍。一九三一年搬入自己盖的新居，一直住到一九六二年病逝。黑塞结过三次婚，第二个妻子罗特·文格尔是歌唱家，婚后三年即离异。第三个妻子是艺术史家妮依·多宾。黑塞一生曾获多种文学奖金，比较重要的有：冯泰纳奖金、诺贝尔奖金、歌德奖金等。

黑塞的创作可分三个阶段，早期、中期和晚期。第一个创作阶段从早期浪漫主义诗歌至一系列田园诗风格的抒情小说和流浪汉小说。重要作品有：诗集《浪漫主义之歌》(1898)，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特》(1904)，长篇小说《在轮下》(1906)，短篇小说集《今生今世》(1907)，长篇小说《盖特露德》(1910)，散文、诗歌集《印度游记》(1911—1913)，长篇小说《罗斯哈尔特》(1914)，长篇小说《克诺尔普》(1915)，以及诗集《孤独者的音乐》(1915)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在黑塞的思想上引起了幻灭的痛苦。他的中期著作反映了这些痛苦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是中年时期作家内心自我追求的记录。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德米安》(1919)，短篇集《克林格梭尔的最后一个夏天》(1920)，长篇小说《席特哈尔塔》(1922)，游记《纽伦堡之旅》(1927)，长篇小说《荒原之狼》(1927)，长篇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0)等。

黑塞的晚期著作一般认为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问世的中篇小说《东方之旅》。晚年的黑塞和他的家庭隐居在瑞士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但是外界的政治浪潮，特别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仍然冲击着他，使黑塞不断对现代文明的根本问题产生怀疑，进行思索。黑塞的晚期著作具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作者试图从古代东方和现代西方的宗教、哲学思想中探求一个精神上的理想世界。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1943)，此后就没有巨型作品，只是断断续续地出版了一些诗歌、散文、评论和回忆等，比较重要的有：短篇小说集《寓言集》(1935)，诗集《花枝集》(1945)，散文、回忆集《梦之旅》(1945)，论文集《战争与和平》(1946)和《书信集》(1951)等。

三、“孤独者的音乐”

黑塞的创作生涯始于诗歌，也终于诗歌。他的诗歌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富于音乐节奏和民歌色彩的浪漫气息，表现出对旅行、自然和朴素事物的爱好，和他小说中的彷徨、孤独、感伤、梦幻以及对理想的渴望的浪漫气息完全一致。在他早期诗歌中，这种孤独、感伤的气息最为浓郁，黑塞一本早年的诗集，题名就叫《孤独者的音乐》，其中一首诗《雾中》写一个人在雾中孤

身散步所感，诗中反复吟咏人生的孤单，表达了诗人孤独的经历，摘引两节如下：

“在雾中散步多么奇妙！
一木一石都很孤独，
没有一棵树看到另一棵，
每一棵都很孤独。”

“在雾中散步多么奇妙！
人生十分孤独，
没有一个人看出另一个，
每一个都很孤独。”①

黑塞的早期小说中最主要的三部：《彼得·卡门青特》、《在轮下》和《克诺尔普》，它们虽然题材不同，写作手法不同，却共同回响着黑塞早年作品特有的田园诗风格的抒情气息，同作者中、后期作品比较阴郁、多思多虑、甚至迷茫宿命的色彩有明显区别。

《彼得·卡门青特》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他想写作，便着意和艺术家、文学编辑以及有文化的人交往，听任自己沉溺在颓废的生活中。但是彼得很快便认识了这种“现代文明”的卑陋堕落，感觉自己在这样的社会中是一个“永恒的陌路人”。他又回到故乡，在纯朴的人民中，在美丽的大自然中，找到了温暖、亲切和真实的生活，并从基督教圣徒圣法兰

① 引自《黑塞全集》第1卷第27页。

西斯的博爱精神中找到了内心的平衡。

这是黑塞第一部获得成功的小说，虽然艺术上不够成熟，彼得这个自然之子的形象也比较浅薄，但在抒情以及梦幻似的理想世界的刻划上却首次显示了黑塞描摹自然风光精细微妙、文笔优美的艺术特点。关于这部小说，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有过一句形象的评语，他说：读过《彼得·卡门青特》之后，“这本书就象一摞充满了某种清凉的、带着秋天的斑斓色彩和涩味的纸张深深进入了人们的脑海之中。”^①

早在一九一〇年，黑塞就已读了印度和中国的大量宗教、哲学著作，特别崇拜《道德经》中老子的道德理想，经常拿来和基督教教义相对照，如老子作品中的一句箴言：“报怨以德”，也是黑塞自己的座右铭，在他的艺术实践中便具体化为一种提倡返归自然的倾向，作为对抗或者战胜罪恶的社会现实的手段。《彼得·卡门青特》正是这种思想的第一次实践。

《在轮下》取材于黑塞在毛尔布伦神学院的一段亲身经历。小说主人公汉斯·吉本拉特出身低微，但聪明勤奋，他的父亲和教师想把他培养成模范学生，以便将来出人头地。吉本拉特被迫放弃一切儿童乐趣，被迫放弃游戏、体育和友谊，被生硬灌输了许多枯燥无用的知识，结果毁了吉本拉特的身心健康，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家后仍十分消沉，最后由于醉酒而误堕河中溺死。

《在轮下》通过吉本拉特的遭遇，批判了德国的教育制度。教育问题是当时流行的题材，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罗伯特·莫西尔等都写过有关这一题材的重要著作。这部小说写于黑塞和玛丽亚·贝诺利婚后第一年隐居于波登湖畔幽静的小村

^① 引自《黑塞全集》第11卷，第24页。

庄加恩霍芬时期，正是黑塞早年生活最美满和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小说在描绘主人公童年时代的省区景色和气氛上的和谐优美，和主人公心灵遭受摧残和扼杀的现实恰成对比。这两种鲜明的对比也正好说明作者此书受到两种不同评价的原因。由于牧歌式的浪漫情调和绚丽的家乡风光获得好评，由于如实地叙述主人公的经历而受到指摘，有些评论认为《在轮下》与其说是小说，倒更象是报告文学。

《克诺尔普》由《初春》、《怀念克诺尔普》和《结局》三篇连续性的小说组成，是黑塞著名的“流浪汉体”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到处漂泊的流浪汉，他无忧无虑，与世无争，给农民讲故事，为少女们歌唱，或者躺在鲜花绽放的农家园子里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所到之处，给人带来幸福。克诺尔普就这样流浪了许多年，当他年老而且病重时，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归故乡。在一个大风雪之夜，他向上帝忏悔自己无用而错误的一生，但是上帝向他微笑，说他是自己的爱子，因为他不断地把喜悦和自由带给所有的人，克诺尔普和上帝对话后在大雪中安宁地长眠了。

《克诺尔普》的第一部分《初春》发表于一九〇八年，和第三部分问世相隔有八年之久。这是黑塞本人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在一九三五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作家描绘吸引自己的东西，而克诺尔普这个形象对我有极大吸引力。他是‘无用的’，可他很少干坏事，比那些有用人坏事干得少得多，而评判那些人不是我的事。我深信，若是象克诺尔普这样有才能而且富于活力的人在他的周围世界中找不到一席存身之地，那么这个世界是和克诺尔普同样有罪的。”^①

^① 引自《黑塞全集》第11卷，第31页。

黑塞笔下所创造的这位无所事事者也吸引了另外一位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他认为这本散文小说是过渡年代中最美的小说集，“而《克诺尔普》，这个浪漫主义世界孤独的晚生子，在我看来是小小德意志的不朽的一部分，是一幅风俗画，它同时象一首民歌，充满了纯洁的音乐”。①

黑塞的早期小说中还有两本关于艺术家的小说应该提及。《盖特露德》和《罗斯哈尔特》一写音乐家，一写画家，但都以黑塞所熟悉的和平恬淡的小镇生活为背景，都以爱情、家庭生活和婚姻破裂问题为题材，两本小说都以优雅的笔调娓娓叙述悲欢离合的故事，显然带有作者自己不幸的婚姻生活的痕迹。小说中夫妇感情破裂的原因在于艺术家那种带着病态的、“有教养的孤独”和世俗的家庭生活不能合拍。如《盖特露德》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文雅美丽的少女，爱好音乐，和歌唱家莫德由相爱而结婚，婚后莫德不愿放弃单身生活的自由，夫妇失和，酿成莫德自杀、盖特露德终身寡居的悲剧。黑塞对小说中艺术家那种孤独感是带着点批判精神加以描述的，说明作者本人对于自己的孤独感并非完全缺乏自我批评，这种倾向，即使在孤独感最为浓郁的早年著作中已露端倪。

四、寻求心灵解脱的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惊破了黑塞的田园梦，给予黑塞以

① 引自《黑塞全集》第11卷，第31页。

幻灭痛苦的经验，再加上家庭关系的破裂，使黑塞中年时期的几部重要作品一改前期那种富于柔和的旋律的风格，而充满了心灵分裂的苦恼和迷茫、彷徨的气息。《德米安》和《荒原之狼》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以印度为背景的《席特哈尔塔》则开创了试图从宗教寻求精神解脱的创作途径。直至一九三〇年问世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一书以两个截然相反、又渐渐相互接近的人物形象来探索黑塞所向往的和谐的理想世界，才逐渐改变了作品的内容特征，也改变了单纯主观的抒情和象征手法，而具有比较接近叙事的描叙方法。也许可以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这部小说结束了作者苦恼的内心自我追寻的中年时期，而开始了致力于探索精神上理想世界的晚期创作。

在叙述黑塞中年著作之前，很有必要谈谈他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黑塞自幼受虔诚的宗教家庭影响，培养了一种内向的、追求和谐的感情生活的倾向，相信善良的力量。他在一九二五年所写《论让·保尔》的一篇文章中说：“每一种真实的文艺都是肯定的，由爱而产生，从基础到来源均为对于生活的感恩，是对上帝和他的创造物的赞美，”^①这段话表明作者对生活和创作的基本出发点是爱和感恩。黑塞的带着些世界性气息的家庭和东西方结合的文化教育，还培养了一种关心东西方相结合、关心民族之间互相联结的思想。黑塞在读过孔子的《论语》后十分欣赏他的所谓“中庸之道”，认为这是东方哲学中的精华，他自己也奉行宽容精神和非暴力主义。具有这种人道主义思想的黑塞当然不能接受血腥气的世界大战，黑塞开始从孤独中走出来参加保卫和平者的行列。他和罗曼·罗兰的闻名世界的深厚友谊也

^① 引自《黑塞全集》第12卷，第220—221页。

建基于此。黑塞移居瑞士后，除了写诗、撰文抨击沙文主义者外，还出钱支援德国流亡者出版的《新论坛》和《伯尔尼文学杂志》，一九一四年发表的《噢，朋友，请不要用这种腔调》是当时脍炙人口的反战文章，黑塞因而被目为叛国者受到反动势力的辱骂。但是压迫和辱骂并不能动摇黑塞的人道主义立场，他坚持同军国主义、后来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九四六年，黑塞在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时发表的演说清楚表明了自己作为诗人、小说家参加反法西斯行列的原因，他说：“如果我是战争、征服和吞并的憎恶者和不可调和的敌人，那么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基于这种情况，即这种邪恶的势力将历史长河所积聚的内容丰富多彩和高度个人成就的人类文化，当作了牺牲品。”^①

《德米安》描写一个青年人由于反对战争被目为叛国，身心均感不胜负荷，产生了心灵分裂的苦恼。这是一部以印象手法和象征手法写的心理小说，没有故事情节，只有象征性的叙述和描写。小说主人公辛克莱尔是一个尼采崇拜者，把几卷尼采文集视若珍宝，而且他据此对社会上一切东西的价值作出重新评价。黑塞本人在发表这篇小说的同时曾发表一篇名为《论〈查拉图斯特拉的归来〉》的文章，认为尼采是“德意志精神、德意志勇气和德意志男子气概的最后一位孤独的代表”^②。小说主人公辛克莱尔也同样为尼采的反市侩主义、怀疑论和超人哲学所吸引，辛克莱尔崇拜超人，小说最后描写他从秉有超人特性的智慧的

① 引自《黑塞全集》第10卷，第103页。

② 引自《黑塞全集》第11卷，第41页。

伊娃夫人那里获得了象征性的心灵的归宿。

《德米安》问世后受到青年人的欢迎，其热烈程度不亚于上一个世纪德国青年对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欢迎。托马斯·曼在一九四七年为美国出版的一本《德米安》译本所写的一篇序言中说：“一本薄薄的书，但是它具有最强大的动力，远远超过了它那微薄的篇幅，——请想一想《少年维特》在德国影响范围之广，《德米安》足堪与之媲美。对于超人的有效率的创造性，作者必然有极其生动的感受，因而故意拟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副标题‘一个青年的故事’。我个人认为可以将之理解为整整一代年青人的故事。”^①《德米安》的影响超出了黑塞青年时期的任何作品，有的评论认为是使黑塞获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小说。

一九二二年问世的《席特哈尔塔》以印度为背景，主人公席特哈尔塔（意谓菩萨）是一个出身显贵的婆罗门青年，他厌恶庸俗的社会环境，离家出走，但在寻觅到精神上的“自我”以前，却再度沉湎于世俗生活中，还当了一个高等妓女的情人，这使他十分苦恼。最后他再一次出走成为苦行僧，才寻求到佛教解脱的秘密。有些评论因而说它是一个逃避欧洲文明者的抗议。小说显示黑塞从二十年代开始就试图从宗教和哲学方面探索人类精神解放的途径。

《席特哈尔塔》也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小说，迄至一九七七年已出了三十四种外语译本，仅印度就有十种印度文字的译本，仅美国销售量就超出三百万册，根据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

^① 引自联邦德国慕尼黑柯赛尔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黑塞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专集《赫尔曼·黑塞》，第220页。

也曾红极一时。关于这本富于东方气息的小说，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曾作过恰当的评述：“在读完《克林格梭尔》（黑塞另一本小说名），在那种忧郁的伤感和暗紫色的烦恼之后，读这本书象是从烦躁一下子跳到了休憩。从这里似乎可以达到在更高的阶梯上远远展望世界。当然人们会觉察，还不是最高的第一级阶梯。”①

《荒原之狼》是黑塞著作中较受知识分子好评的作品，托马斯·曼把它誉为德国的《尤里西斯》②，一般西方评论界都认为它是黑塞中年时期的代表作品。

《荒原之狼》的主人公哈里·哈勒尔是一个看到了“时代的病态”的正直作家，他鄙视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沙龙文化，对那些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反动教授感到忿慨；他敏感地觉察到新战争即将来临，因而只想远远地逃开这狼一样的生活方式。哈勒尔在反抗这个残害人类精神世界的斗争中，遍历了内在心灵的炼狱，最后只能从莫扎特的音乐中和一个名叫海明纳尔的姑娘的爱抚中找到克服精神危机的力量。小说主人公认为只要超越一切外在事物的野性和混乱，便可获得一个超然而永恒的世界。黑塞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哈勒尔的精神危机，曲折地反映了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现实，也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中年知识分子孤独、彷徨和苦闷的精神状态。

《荒原之狼》和《德米安》一样，着重于象征手法，缺乏现实的描绘和连续的故事情节，黑塞自己也承认，“现实销声匿迹了”，

① 引自《黑塞全集》第11卷，第48页。

②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依斯(1882—1941)的代表作。